

東河蹄痕

■陈建瑜

云漫雪山，再至丽江。
时隔多年，我跟随萧锋导演的采风团队重踏这片熟稔于心的土地。

记忆里的丽江，永远是蓝天白云的浪漫叙事。是玉龙雪山终年不化的白雪映着澄澈长空，是古城晚风温柔地缠绕街巷，是夜色里篝火摇曳、人声欢歌的纯粹邂逅。长久以来，我和无数游人一样，对丽江的印象，止于风月，止于山水，止于喧嚣温柔的人间烟火。

再见东河，依旧是世人熟悉的模样。街巷纵横，流水绕屋，游人接踵而至，南北方言交织，沿街商铺热闹温和。但随采风队伍深入走访，我慢慢看见东河藏在烟火背后的模样——它从来不只是一座热闹的旅游古镇。

东河，纳西语称“绍坞”，意指高峰之下的村寨。作为丽江坝子最早的先民聚居地，这里也是茶马古道进入藏区的重要起点。数百年来，中原文明、边地民俗、古道商贸在此落地生根，层层沉淀，让古村的内里远比看上去更厚重、更辽阔。

这份独属于东河的包容，在大觉宫的明代壁画里，被静静安放、娓娓道来。大殿由明代木氏土司主持营建，殿内壁画是中原汉族和藏族、白族、纳西族四方画师携手共创的听经图景。不同的信仰，不同的审美，不同的地域文脉，相融共生。也正是这份兼容百态的土地气质，养出了纳西族人温和向善、患难相济的族群性格，也让茶马古道数百年抱团相守、同舟共济的道义，有了最深的文化源头。

走出大觉宫，走进东河皮具博物馆，一地烟火生计，铺就了古道百年的生活根基。明代因靴灯事件南迁的江南御用皮匠落户东河，精湛的制皮手艺在此代代相传，东河逐渐成为西南闻名的皮匠之乡。当地人凭着一锥一线的踏实匠心，走通了整条茶马古道，把寻常手艺做成世代生计，也为后来的战时实业埋下了扎实的产业伏笔。

馆内一张泛黄的老照片，轻轻掀开了烽火岁月的一段往事。照片里是宋庆龄、路易·艾黎、顾彼得等人的身影，是当年国际工合运动的核心力量。抗战最艰难的岁月，外援通道受阻，前线物资极度匮乏，工合运动落地东河，将当地零散的皮具工坊整合起来，把寻常百姓的谋生手艺，尽数转为战时军需生产。原本缝制寻常日用皮具的双手，日夜不休赶制军靴、鞍具、行军行囊。万家灯火里的民间生计，在国家危难之际，默默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后方力量。

也是在最原汁原味的在地讲述里，我终于读懂纳西族群最质朴、最真实的生活状态，褪去所有文艺修饰，只剩岁月淬炼出来的生活本貌。

当地人世代口传一句老话：男人的天堂，女人的天下。外人听来，总觉得纳西男子里性闲散。旧时纳西男子日常便是琴棋书画、烟

酒茶、飞鹰遛鸟、晒太阳度日，看似不问生计、无忧无累。可很少有人知晓，这份闲散从不是慵懒，是九死一生归来后的喘息。纳西男子成年之后，大多要踏上茶马古道，加入马帮远行。进藏路途遥远艰险，远赴印缅更是经年别离。一路雪崩塌方、瘴气遍野、匪患频发、高寒夺命，能活着走完长路、平安回到故土的人，才有安然闲坐庭院的片刻清宁。

支撑起整个村寨烟火与生计的，是被当地人称作阿勒丘的纳西女子。民间一直说得直白真切：纳西婆，赛过十头骡。这片土地自古以胖为美、以黑为贵。世人多以为是独特的地域审美，实则是生活最真实的描摹。黝黑的皮肤、敦实的体态，都是常年日晒耕作、辛苦持家留下的印记。纳西女子自小由父母传授全部生存本事，杀猪宰羊、盖房子、砍柴种田、带孩子，样样皆能。古道命运无常，远行的马帮男儿生死难料。倘若丈夫葬身雪山、归途无望，家里的老人、年幼的孩子、田地与工坊，所有的生活重担，都由阿勒丘女子一肩扛起。

最动人的，是茶马古道流传数百年、根植人心的社群道义。古道之上，无论马锅头、马脚子，皆是同路兄弟。当地人世代信守：有钱一起赚，有饭一起吃，有酒一起喝，有难一起当。但凡队伍里普通马脚子远行遇难、客死他乡，整条古道的商号、马队都会主动抚恤、帮扶他的遗孀与孩童。族群更有世代不变的规矩：遇难马帮遗属以搓麻绳为生，专供古道马帮所用，其余商户匠人绝不涉足，绝不争利，绝不与孤苦人家抢夺生路。

和和美美、守望相助，是纳西族群最朴素的生活追求，也是藏在西南边地最珍贵的民间底色。

世人熟知的“茶马王”，从来不是自我封赏的名号，是藏地百姓心口相传、真心赠予的信义尊称。

这里需要厘清一段极易混淆的史实：如今茶马王大院为清乾隆年间王氏先祖王鉴所建；抗战时期挺身而出、承载古道大义的茶马王，是相隔两百年、与先祖同名的后裔。抗战时期的王鉴，与守在东河仁里老宅的王润是堂兄弟。他常年行走藏地经商，待人坦荡、处事公道、交易守信，体恤沿途脚夫，帮扶山野贫民。经年累月的赤诚信义，让他深得藏地民众敬重，才有了人人认可的“茶马王”。

1942年，滇缅公路被切断，国门受阻，西南抗战进入至暗时刻。世人大多记得高空驼峰航线的壮烈，记得云端之上的英雄壮举。却很少有人知晓，横断群山的风雪深处，茶马古道这条由无数平凡百姓撑起的陆上生命线，如何以最朴素的民间力量，托住了摇摇欲坠的前线局势。

山河危亡之际，王氏兄弟一外一内，默默撑起整条古道的运转。王鉴驻守藏印边境，以商会威

望号令全线马队，先国运、后私业。千匹骡马翻越冰封雪域，冒着绝境风险抢运药品、电台配件、军工物资。面对日伪势力的重金利诱，他始终守着布衣本心，宁舍私利，不做资敌之事，守住了边地商人最硬的民族气节。

王润留守东河老宅，将自家整座纳西大院无偿辟为战时物资中转站。千里转运而来的援助物资，在此分拣整理、连夜输送前线。他熟通草药良方，无偿救治雪山归来、满身冻伤的赶马人，也收留救助过坠落雪山、绝境求生的驼峰飞行员。乱世人心浮动、物价纷乱，是他凭着老一辈马帮的威望稳住行情，不许任何人借着国难牟利。

只是，真正撑住这条生命线的，是千千万万没有姓名、没有记载、没有光环的普通人。

暴雪封山的寒夜，高黎贡山垭口，13名无名马脚子为护住军粮，静静倚着粮袋长眠风雪之中，双手至死攥紧麻绳，分毫未让物资受损。山道陡峭难行，有一匹长途驮运弹药的红马早已体力透支，脚步踉跄，赶马人心疼不已，打算卸下它身上全部驮载，让它原地休憩。红马却不肯耽搁队伍行程，趁人卸货间隙，纵身跃下深谷，以自身性命减轻队伍负重，保障整支马队能全速奔赴前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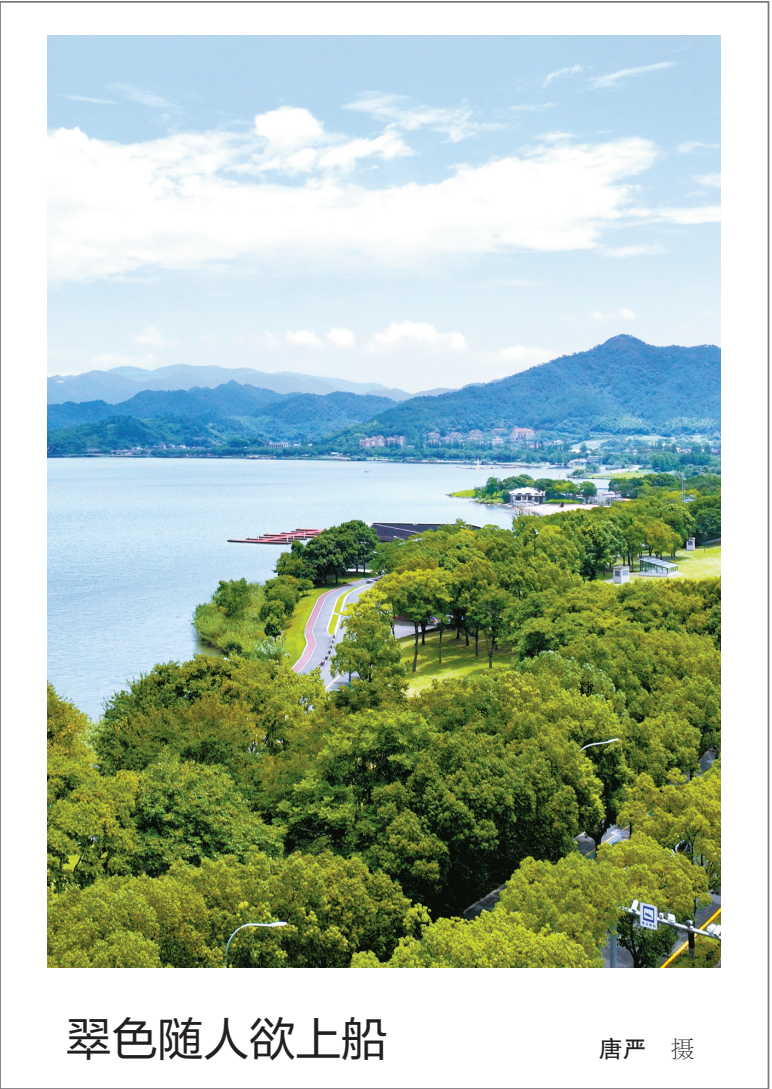
最令人心碎的，是17岁纳西

少年和阿贵的故事。

年少入马帮的他，临行前夜收下未婚妻亲手缝制的靴履与麻绳。米拉雪山暴雪封途，为守住一箱救命西药，他让同伴先行求援，独自留守风雪。等救援寻来，少年已冻僵在驮架旁，怀中家书被冰雪浸透，只剩寥寥数语：“若我不归，工坊莫停，家国莫负。”他的未婚妻终身未嫁，守着空宅日夜鞣皮制鞍，日复一日，像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归来的人。

抗战期间，茶马古道风雪不绝，古道男儿前赴后继奔赴险途。村村有别离，户户有牵挂。村寨壮年男丁几乎尽数上路，庭院空空，炊烟冷清。无数阿勒丘女子，白日耕田养家、侍奉老小，夜里点灯鞣皮、缝制军靴，在漫长孤寂的岁月里，默默撑起后方的安稳。他们没有军衔，没有勋章，没有史书记传。他们只是乱世里最普通的乡民，却用一次次远去的别离、一年年无声的坚守，甚至一生的孤寂，托住了国家最艰难的岁月。

今日重踏东河古道，五花石板被岁月打磨得温润柔和，游人步履从容，满眼盛世祥和。风漫过古巷，穿过旧院，马蹄印还在，深浅交错，像一行没有写完的史书。我蹲下来，伸手摸了摸其中一只——石头冰凉，可那些踩出它的人，血曾是热的。



唐严 摄

翠色随人欲上船

蓝与蓝

■海暖

湛蓝是底色
可谁见过底色的尽头
那艘舰停泊在记忆里
油漆剥落，像一层层褪色的骄傲

白是浪花，是海鸥的腹部

是信号旗在桅杆上

僵住的姿势

也是某个清晨，你站在舰桥上

看见的自己

被风吹薄了

深蓝下面是更深的蓝

我们潜进去

直到肺叶变成两枚生锈的螺旋桨

天空的蓝

那么高，那么轻

伸手就能碰到似的

却永远隔着

一层咸湿的雾气

蓝与蓝之间

是我们用青春填过的缝隙

如今沙滩上只剩下盐

在微光里，一粒一粒地白

长夏忆儿时

■清宸

千秋万岁名，不及少年心。

回忆小时候的生活，夏天最有趣味。那时的夜晚，孩子们总是不着家的。即便在家，也是竹榻、篾床一搭，躺在上面，仰面朝天数星星。我是那种糊涂小孩，数着数着自己也凌乱。有时候，大人看我数得忙，会逗趣地问我：“天上有多少星星啊？”我对这样的提问永远报之以迷惘的眼神。但那时候，真美好，无忧无虑的，星光照见了童心，纯澈宛若水晶。

那时的夏夜，家乡有“交流会”——其实就是小商贩们自发聚拢来，卖什么的都有。彼时街道上没有私家车堵着，晚饭后百姓人家半为乘凉，半为闲逛，都出来走马观花。

跟着难得在夏天回家探亲的父亲一起逛“交流会”时，我总让他给我买折扇。扇柄或八股或十四股，扇面上用淡彩绘着花鸟鱼虫，也有姿态婉婉的古代仕女，清雅得很。扇面由多层绵纸制成，上面的水印字在夏夜需映着光线才能看

清。于是我便觑眼对着月光，看着看着，不看扇子倒看起月亮来，圆圆亮亮，皎洁如玉。

当年住的旧墙门如今无复旧迹，偶尔路过，仿佛还能听见儿时伙伴们脆脆的欢笑声。我们在这里打过玻璃弹珠，跳过橡皮筋，玩过丢沙包，养过“叫蝈蝈”。有一阵，风行斗蟋蟀，又叫斗蛐蛐儿。母亲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我玩蛐蛐儿的，于是我只好乖乖地坐在家门口的小板凳上看别人玩，内心艳羨不已。父亲回来了，给我逮来了蛐蛐儿，还告诉我怎么用草做“蛐蛐儿探”——用来触动蛐蛐斗志的东西。我说妈妈不让玩这个，他笑：“我们不说你妈知道！”我高兴地跃上父亲宽广的脊背。父亲还告诉我

不少关于蛐蛐儿的知识，如今虽已忘得差不多了，隐约只记得蟋蟀要根据颜色来分类，青色为上，黄色次之，黑白相间的又略劣些，黑色的就更加次了。父亲给我逮到的便是青色的，他还给我做了个漂亮的毛竹筒，我叫它“蛐蛐之家”，上面有个闸门似的插口，插片一拉，蛐蛐儿就放出来了。

除了蛐蛐儿，那时候的夏夜还有萤火虫。《尔雅》曰：“萤火，即蛸也。”古人对萤火虫的了解有限，认为“腐草为萤”。其实，萤火虫怎么可能是腐草变的呢？只不过这类小昆虫多出现于杂草丛生的地方罢了。萤火虫飞舞的场景至今令人难忘，光线流转，熠熠华彩，无比浪漫。隋炀帝幸东都洛阳，曾

凉茶六月霜

■吴姩

其貌不扬的干草缀着细密的小花，还没凑近，清冽的香气已在鼻尖萦绕。这是六月霜——因春日出苗，花开六月，茎上小花星星点点，如霜雪覆枝，故得此名。光听名字，就令人联想到夏日里的一捧冰霜，身心蓦然凉了几分。

盛夏溽热难耐，爷爷常煮六月霜凉茶。取两三枝六月霜折弯，投进水壶煮沸，再放几块晶莹的黄冰糖。等到茶汤转成褐色且泛起细微的涟漪时，关火静置待其冷却。若是不想开火，就取一枝六月霜拗成几截，用凉白开洗净，放在搪瓷缸里冲入沸水，浸泡一夜后再饮。喝第一口，苦涩直抵喉间；饮第二口，甜意不急不缓而至；到了第三口，凉意如皓月之光弥漫开来，暑气也随之消弭。

倦鸟归巢，暮色四合，蛙鼓虫鸣渐次响起。小院的水泥地上，已经泼了好几遍沁凉的井水。爷爷摇着蒲扇，喝着凉茶，向我们讲起久远的故事。东晋有个叫刘裕的将军，小名寄奴。他称帝之前曾率兵出征，途中遇到一条横卧路上的巨蛇。刘裕毫无惧色，弯弓搭箭射之，巨蛇负伤而逃。隔天，刘裕带兵到林中搜查敌军，遇见几名青衣童子正在捣药。众童子解释：“我等并非敌军，而是为主人捣药治病。主人昨日被刘将军的利箭射伤了。”刘裕诧异之余，将童子们留下的草药给伤兵试用，没想到甚为有效。众将士感激刘裕，将此草药唤作刘寄奴。为了和另一种同名草药区分，人们也叫它“南刘寄奴”。

其实，它真正的名字叫奇蒿，是菊科蒿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和用来提取青蒿素的青蒿是近亲。多年后，我读到辛弃疾那句“斜阳草树，寻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”，除了感慨历史英雄刘裕“气吞万里

如虎”的豪情，脑海里还闪现出六月霜临风摇曳的挺秀身影。

在家乡，六月霜以绵延不尽的气势，于夏日山林铺陈出丰茂而鲜活的季节底色。几场落后雨，气温攀升。六月霜的枝梢吸饱了雨水和阳光，起先还是翠绿独占鳌头，不多时便有零星的白色散落。待到熏风拂面，三五成群的花蕾已然熟稔，日日簇拥在一起，喃喃细语，像是在约定何时时花开。不知道是哪天的风过于热情，好听的话对着花丛说了一箩筐。一转身，淡白或浅黄的花儿纷纷绽放，似珍珠缀连成串，蔓延成一片花海。千朵万朵的米粒小花，恣意相对，碰撞出馥郁的花香。从远处望，恍若山间轻覆的一层霜雪。

赤日炎炎的农历六月，正是采收六月霜的好时节。六月霜偏爱幽静避阳的环境。竹林深处和灌木丛中，常能遇见长到齐腰高的六月霜。繁花缀枝，衬着湛蓝的天空和苍茫的远山，烂漫旖旎。与庭院里种植的花草相比，别有一种幽芳清丽之姿。信手摘下几片绿叶，用手指轻轻揉搓，芬芳四溢。爷爷用弯刀采割来一大捆六月霜，扎成扫把的形状，斜斜地挂于檐下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曝晒风干，六月霜褪尽了多余水汽，便可以收贮备用了。隔年陈藏，香气非但不减，反而愈显醇厚悠长。

拂着山野芬芳而来的六月霜，跨越时光留下丝丝清凉。就连曾经皱眉抱怨的苦涩，都已沉淀成温柔的怀想。没想到这个假期，会在一家不起眼的小店邂逅当年的茶膏。拗成小段的六月霜在透明的壶里沉浮，一口饮下，清苦回甘，瞬间驱走了燥热。靠墙的小吊扇悠悠转出旋涡，把熟悉的清香带到了角角落落。临走时又看了一眼那壶茶，想带走，又知道带不走。

西姨早餐店

■虞熹

自我记事起，西姨的早餐店就在了，它像个淳朴又忠实的朋友，执着地守候在碶门口。

早餐店是从西姨父母居住的平房搭出来的，垒砖，顶上铺油毛毡，盖上瓦片，即成。没有窗，门正对着大路，整个小屋全无“卖早点”之类的字样。若不是门口那两只大柴油桶，恐怕谁也想不到这是个早餐店。然岛上有很多人知晓它，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，西姨早餐店周边停了自行车、木头手推车、三轮车，箩筐、篮筐、扁担等搁置于地，它们的主人都去排队买早餐了。这大概是碶门口唯一的拥堵时刻。

母亲节俭，早饭都自己做，当时，油条、糖糕、麻球、豆沙包等的价格均为三分钱再加半两粮票，不贵，然母亲认为这笔支出没有必要，所以，在我家买早点属于偶发事件。在这样的前提下，我们当然珍惜每一次去西姨店里消费的机会，手里紧紧攥着钱和粮票，兴冲冲冲到碶门口。弟弟不管不顾地挤到西姨身旁，朝莞篪或竹筐一指，西姨捏起一只黄色纸袋，张开袋口，右手以竹夹子夹早点，装进纸袋后，弯下腰交给弟弟，好似还囑咐了一句什么。

离开前，我转过头，又望了眼正忙碌的西姨，她系了条灰扑扑的围裙，一缕头发从那顶褪了色的帽子边沾了出来，往外翘着，看上去有点滑稽。西姨才不在意这些，她麻利地将炸得金黄的油条一根一根夹起，边跟顾客点头，示意其将钱搁于旁边就行。我喜欢她那种架势，从容、自信，很容易就跟村里的其他婶子阿姨区分开来。

后来，除了早餐店门口一只柴油桶依然烧煤球外，西姨用上了煤气。煤气省事，却差点因操作不当酿成大火。

那天下午两点左右，附近的人都听到了一声巨响，遂纷纷出家门打探，确定爆炸声出自西姨的早餐店。西姨逃出来时，手、腿和脸均有伤。而现场一片狼藉，碎碗破盆，熏得乌黑的木板和塑料桶，滚了一地的包子，塌了一小半的砖头墙……

所幸，去医院检查后西姨无大碍。出事后的第二天，西姨踉着一只脚出现在早餐店，右手包了纱布，脸上那块伤红且肿，她站在那看了一会便离开了。午后，来了几个人，女的帮着搬东西，搬至店后的西姨父母屋里，男的“砰砰砰”敲墙拆砖。

很快，西姨拥有了一个崭新的早餐店，墙壁雪白，西侧开窗，装了卷帘门，更新了不少设备，连店

主自己也焕然一新，穿上了白色工作服，戴了白色工作帽，只是依然不挂店名，西姨有自己的想法，说都是老顾客，跟串门一样，想来就来了，搞个牌子反而累赘。

新店就是一处新风景，在碶门口，白墙黛瓦的小屋看过去尤其显眼，而穿一身白色的西姨往那一站，给人一种亲切中透着庄重的感觉。新上加新，西姨还适时推出了新品——薄皮馄饨和油墩子，两种新品用白色粉笔写在一块小黑板上，每天一开门，把小黑板先挂出来。粉笔字出自西姨之手，一横一竖都甚为生硬，像刚上学的孩子所写，但谁会计较她的字写得怎样呢？大伙关注的是新品的味道。

西姨也没料到，她路作改良的油墩子竟会火遍全岛，很多人慕名而至，有的还想看看这道美味是如何产生的，西姨总是大方地展示做油墩子的过程。面糊调稀，撒入葱花，拌匀，舀一勺面糊倒进已入油锅的箬筒，加入若干萝卜丝后，再薄薄铺上一层白嫩嫩的毛虾，最后封上一勺面糊。油煎一小会儿，圆墩墩亮黄黄的小饼就出锅了，鲜香无比，旁边的人心甘情愿掏钱为拱动的馋虫买单。有心人记下西姨制油墩子的步骤，备齐了食材，可出来的味道令其瞬间失去了信心，莫非，西姨做点心都是有秘方的？此话传到了西姨耳朵里，她轻轻摇头，咧着嘴乐了老半天。

原本，西姨计划还是以包子和大饼油条为主，油墩子每周做三次，然食客们对油墩子的狂热不得不令她做了调整——改为一周五次，再加每天下午三点后也营业。西姨忙得脚不沾地，走路跟一根箭似的，“嗖”一下就过去了。

油墩子和肉包经常被某些团体预订，比如学校的老师、船上的渔民、工地上的工人，他们派出的代表骑着自行车过来，车上挂个筐或篮，用来装点心。油墩子躺进纸袋里，纸逐渐被油浸润，变得透明，自行车载着它们一路飘香，那真是最好的广告。

若干年后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搬离了小岛，年老的一个个故去，西姨的早餐店依然坚守着，一眼望去，显得凋敝、矮小，时光在墙壁上刻下了斑驳的印记。西姨的一头乌丝已染了霜，而手艺如故。门前，过往的人零零落落，老顾客上门，会与她闲聊几句。更多时候，西姨系一条素净的围裙，倚在门前，早晨的阳光透过薄雾悠然洒下，西姨和她的早餐店浸浴在柔光里，淡淡的，恍若珍藏了许多温暖的往事。